

陈雨帆 著
黄彬



国门亮兵

GUOMENHUANG BING

——自卫反击战故事

对越自卫还击战斗故事集

国 门 虎 兵

陈雨帆 黄 彬

花 山 文 库

国 门 虎 兵

陈 雨 帆
黄 彬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40千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M10138·41 定价: 0.72 元

目 录

国门虎兵	(1)
她，给我以使命	(12)
两道鲜红的血迹	(22)
跨过十八个高地	(41)
瑶家“小蛟龙”	(50)
“班长是军中之父”	(56)
版纳的“龙仔”	(75)
他留下一支苗笛	(86)
猎手阿尔子日	(90)
望城之子	(102)
傣尼之鹰	(110)

拉祜虎子	(119)
四取“猴子胆”	(127)
爱的爆亮	(147)
他，没有为爱情迟疑	(152)
潜渡封锁线	(159)
十次登上“法国楼”	(167)
用胆，在雷区里开路	(175)
大炮的“眼睛”	(182)
“铁脊背”队伍	(192)
庭毫山十姐妹	(215)
一位佻佬青年的考分	(229)
阵地，在我手中	(238)
写在书后	(249)

国 门 虎 兵

“虎兵？——我谈得上什么虎兵啰！”覃毅忠开始听到自己也能有战功，能成为一名英雄，好生奇怪。当时，他所在的团——广西边防部队某团，刚从自卫还击战场上凯旋归来，正在集中时间进行战评，团党委根据团参谋长提供的情况，要查找一个“瘦小伙子”，说是这个“瘦小伙子”在攻打谅山的战斗中实在够得上是一名“国门虎兵”！于是，要每个干部、战士都摆摆自己的战功。

“哎，你第一个摆摆吧。”全班战友都把眼睛盯到覃毅忠身上来了，因为他刚巧是全班甚至全排最瘦小的个子。他却惊奇大家怎么都拿这样的目光看着自己，不觉缓缓一笑，羞涩地低下头，说：

“摆哪门嘛，我的情况没得斤两！”

“嘿，那你就用壮欢来唱，准出斤两！”

战友们这句话自有缘由。覃毅忠爱唱自己家乡的“壮欢”，那就是刘三姐唱的一种山歌。向来一

说起这种山歌，他心就动，就来了精神，就一变沉默寡言的常态，话多起来。他夸赞说过，我们的山歌不但能飘山过岭，飞江过河，而且音圆字玉，砸地有声，有斤有两。现在，战友们就是用“壮欢”来“引爆”，要他开口摆摆自己的战功。

“我瘦小就是我嘛？不是，不是的咯！”他反而把头勾得更低了，壮欢自不会唱出口来，只喃喃地说了一句：“我成得了虎兵嘛？你们都看见的，打同登那一仗，都还是预备队，轮不到仗打，我远远听到炮声手就发抖……”

他说的是事实，话听来也在理，大家不便催他往下说，不知谁半生气半玩笑地说了一句：“你这老兄！敲你三杠子，就敲得出这么个哼哼，没有你唱的一首山歌长！”也就把他放过去了。

全团的战评进行了几天，别的英雄都评出来了，就是那个“国门虎兵”“瘦小伙子”找不出来。

“不行，一定要找到他！”团参谋长在团党委会上又一次强调，并向全团干部战士有声有色地描绘了那位“瘦小伙子”的战迹。这些战迹，团参谋长是在突击营指挥所里透过望远镜，实实在在看见的，为了追踪这位战士的行动，他足足两个钟头不肯放下望远镜来。

团参谋长一席话，使全团都沸腾了。各连、排、班根据参谋长提供的线索，终于查找到了这位“国门虎兵”，他，正是那位爱唱壮欢的瘦小个

子，来自广西融安县大将公社拉江村的二十三岁壮族战士，五连一排二班副班长覃毅忠。

在五连担负攻打谅山长形高地主峰的主攻任务之前几天，覃毅忠参加过攻克同登一仗，确实，他那天手发抖过好一阵。但是这开战第一仗，使覃毅忠大大变了样。他很要好的战友、四班长郑志安牺牲了。就在他手发抖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看见，郑志安一个人冲入敌阵，连连炸掉敌人三个火力点，炸死九个敌人，最后为打开胜利的通道献出了生命。覃毅忠手不再发抖了。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志安同志！我完全懂得了你献身精神的全部意义，你是国门之魂，我将以你为榜样！日记写完，就象是郑志安的永远跳动的心，也放置到了他的心窝里。攻打谅山长形高地一仗下达命令时，覃毅忠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本排的尖兵小组，并被任命为小组长。

长形高地在谅山西部，由六个山头组成。三月一日下午，覃毅忠带领自己的尖兵小组，奔跑抵达长形高地脚下。他抬眼扫视，只见高地东面，紧靠着著名的两座山峰——二青洞和三青洞，南端，奔流急湍的奇穷河窥视着谅山市区和通往河内的公路；高地主峰和侧峰都布满钢筋水泥工事和环形堑壕。他跃跃欲试了，他明白：这是敌人把守谅山的一道屏障。早上，五连接到攻占这个高地主峰的命令，立即把尖刀重任落到一排肩上，排长在任命覃

毅忠为尖兵小组长时，郑重告诉他：高地上驻有越军一个团部和一营兵力，他们居高临下，要把我军阻挡在谅山西大门外，我们必须拿下这个高地，才能保障主力攻打谅山西侧的安全。想到这点，覃毅忠便在心里一股劲地喊：“必须拿下！也一定能拿下！”就在这一刻间，我军的大炮开火了。

一条条火龙向长形高地喷去。覃毅忠“唬”地跃起了身。“等等！”谁在身边碰了他一下，想暗示他：现在还是炮火袭击阶段，不要急于发起冲锋，这是保障安全的战术常规。

“不！再等，就晚了！”覃毅忠在心中又喊了一声，已经跃去一丈多远。

密集的炮弹雨阵似地，从高地主峰的底部一级级向山头延伸，覃毅忠一气不歇地追着炮弹的“雨脚”前进。他驱策着两条腿，就是要快，并不意识到自己在做着什么非凡的举动。只有团参谋长从望远镜里发现，他是全团第一个打破了炮轰停止才发起冲锋的战术常规。

频频的炮弹从敌人前沿阵地刚刚扫过去，覃毅忠便天兵似地，从滚滚硝烟里钻了出来，突然出现在敌人第一道堑壕前面，距离敌兵仅仅二十来米。那些缩进防炮洞里躲炮弹的敌人，又爬出来了，这时候，覃毅忠猛虎似地正好冲到堑壕边边上，“好咧！”他一咬牙便开了火。尖兵组的战友们也跟他后边上来了。他们五支快枪一齐扫射，刚从洞里爬

出来的敌人被打死的打死，打伤的打伤，不死不伤的也给打傻了眼，急忙抱头鼠窜。覃毅忠和尖兵组越过了第一道堑壕。

敌人第二道堑壕的一挺机枪，从隐蔽的工事里“达达达达”地叫开来了。我一班、二班前进到半山，便给这弹雨压住，覃毅忠尖兵组也被迫滞留在第二道堑壕前面。战友们开始出现伤亡，情况不容恶化！覃毅忠一股急火窝胸，炸了开来，他弹簧似地弹地而起，向敌人火力点冲刷过去，一个点射，打哑了敌人的机枪。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已经有人冲到了他们眼皮底下！覃毅忠和四个战友最先越过敌人第二道堑壕，冲上了主峰。

丢掉主峰阵地的敌人，刚撤到山坡西侧半山腰，就纠集火力反扑上来。覃毅忠同时发现，山坡东侧也有敌人射来子弹。“狗东西！要耍钳形战术吗？”覃毅忠暗骂一句。这时，占据着主峰阵地西头的另一个战斗小组，在二班长吴世慈带领下，已经迎击西侧的敌人；覃毅忠立即带上新战士李行尚向东侧冲去，决意要打破敌人的钳形攻势。东侧的一段战壕里，果然又出现了敌人，一个在端起火筒，一个在端着冲锋枪，迎面打来。“隐蔽！”覃毅忠把小李摁倒到草丛里，自己则就势一滚，滚到临近一个土包后面，便跟敌人对射。可是他立即意识到，这地势对自己很不利，对射只能吃亏。他索性按枪不动，制气屏息，转动脑子想主意。

习惯确实是一种在人身上生根的东西，他脑子一转，转出来的主意却是一首壮欢，他心里暗暗唱道：“神不知，鬼不觉／神不知我打稀奇／鬼不知我打搂底……”对，打搂底！他一边心里唱着，一边便偷偷向敌人后面迂回过去。

“噢噢”一梭子弹，准确无误地嵌进两个敌人的脑瓜，这两个家伙来不及叫一声，就一命呜呼了。覃毅忠摘起敌人手中的火箭筒和冲锋枪，同时唱了壮欢的最后一句：“看你脑壳破两壁！”心里这么唱着，脸上禁不住笑了。

前面坡地杂树丛生，他向前搜索了一阵，不发现敌人新的动静，便回头来招呼小李，却不见人（后来才知道，小李从不利地形转移时候，遇到排长带领一班抵达主峰阵地，排长把他也带到西面增援去了）。覃毅忠意识到，东面现在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怎么办？要不要也回西面去？他听听四周枪声，知道这东面是个空虚地带。不行！我一走，就会留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可是自己能独挡一面吗？他一掀肩膀，心里踏实了。肩上沉沉的挎着一杆冲锋枪，手上黑亮黑亮的也是一杆冲锋枪，有两杆枪，一个人怕顶不得三个人？慌哪样？于是，他决意地沿着山坡东侧继续搜索前进。

不错，这时候团参谋长一直从望远镜里盯着他。刚才突然不见了他，曾为他捏一把汗，那正是他迂回到敌人后面去收拾敌人的那段时间。现在，

这个“瘦小伙子”已经重新出现，独自一个在主峰东侧的火海中穿过来穿过去地搜索着残敌，参谋长自不免对他倍加注意。

覃毅忠搜索到一个土坑前，纵身跳了进去，隐蔽着身体，又透过滚滚烟火，上下左右观察了一番，没有发现别的残敌。怎知就在这时候，他的目光被旁边一条交通壕吸引住了。这条交通壕直通山脚的公路，他沿着壕沟往下一看，好家伙！公路上有一股敌人正在向山脚运动，大约是一个排。显然，他们妄图利用这主峰东侧的空虚，杀上山来，把主峰阵地夺回到他们手中！覃毅忠立即明白，自己面对的已经不是三两个残敌，而是整整一排敌人的生力军。但这主峰是长形高地的制高点，控制它，就可以控制其它五个山头，绝不能让它又落到敌人手中。可是，这主峰东侧有一、二百米宽，就自己一个人，能对付这么多敌人吗？“人在国门在！”战友们正对付着其它两个方向的敌人，叫他们转过头到这里来是不行了。那就一个人干吧！志安他不也是一个人连续消灭敌人三个火力点吗？覃毅忠正这么想着，四个打头阵的敌人已经顺着交通壕往上爬来。不容犹豫，他赶紧掏出两枚手榴弹，拧开盖子，掏出拉火环，放在土坑旁，接着给两支冲锋枪压满了六个弹匣子弹。“来吧！”他在心里乐叫了一声，同时操起了一支冲锋枪。

打，这是没得说的了，可怎样打呢？覃毅忠自

已跟自己商量起来。这商量不慌不忙，有板有眼，两个“自己”就象两个小人儿在心里边切切私语，一个好比“歌手”，一个好比“歌伴”，你一句我一句地凑着新的一首壮歌。“歌伴”说：“快快打，莫叫狂敌往上爬！”“歌手”却说：“慢着打，居高临下不怕他！”“歌伴”立即有点忐忑地说：“三十来米还不近？莫叫狂敌更逞强！”果然，打头阵的敌人已经爬到离土坑只有三十米远的地方，但是，“歌手”却不慌不忙地说：“二十米远也还远，越近越好炸南瓜！”正说着，敌人已前进到十五米远的地方，而且从四个增加到了八、九个，相当一个班。这时，“歌手”、“歌伴”合拍地开了口：“说炸瓜，此刻炸瓜好开花。炸！”叭叭两声，覃毅忠连续拉断两颗手榴弹的火索，“嗖”地投出一颗去，又“嗖”地投出一颗去，两颗手榴弹先后在敌群中间炸响，立即有三个敌人的脑瓜炸开了花。后面的敌人连忙卧倒射击，但他们还搞不清手榴弹从哪里投下来，即时又被覃毅忠的短点射打伤了一个。剩下的敌人吓得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覃毅忠抹了一把汗，忽听到山下敌人癫狗似的叫声。原来，滚下去的那几个探头鼠，正在挨他们当官的斥骂呢。覃毅忠偷偷笑了，同时把又一枚手榴弹掏了出来，照刚才的样子拧开盖摆好，等待着敌人第二批上来。不料等了好一阵也没见动静。糟！

覃毅忠稍稍伸头往下看，这才知晓，敌人改变了战术，几十个分成两路同时往上冲。该怎么打？覃毅忠自己又问自己。可是，“歌手”、“歌伴”没有时间一板一眼地商量了，敌人的左右两路都已经逼近来了，而且分明知道覃毅忠隐蔽的土坑是阻挡他们前进的要害。这时的覃毅忠，几乎没有了思忖的时间，凭的就是直觉。直觉告诉他：以寡敌众，以一点对付两线，要数手榴弹威力大。可是手榴弹就这么两颗了，能现在动用的只是一颗，不好办呀！但他的直觉立即使他的目光落在刚才打死的敌人身上。“有了！”他一跃而出，从敌人尸身上取下两颗手榴弹，神速地又回到土坑位置上。有了这些手榴弹，他胆气壮了，新的主意也拿定了。

霎时间，两路敌人一齐向土坑开了火。子弹呼呼地从覃毅忠头上飞过，土坑四周的黄土噼里啪啦地蹦飞。突然一颗射得很低的子弹，“啾”地一声向他腰背射来，打掉了他系在腰带上的急救包，又把背带打穿了窟窿，差点没有钻进他的腰部，好险！可是这好险的一枪，打不掉覃毅忠拿定的主意，下定的决心，反而使他更惊醒起全部神情。心中那两位“歌手”、“歌伴”又活跃起来，开始合计着先打敌人的哪一路。

“正面一路敌人较多，但没有工事作隐蔽，看得清，好对付。”

“不错。侧面一路敌人较少，但是沿着交通壕

冲上来，鬼鬼祟祟的，危险大。”

“好，那就先打侧面！”

猛一挥手，两颗手榴弹黑色闪电似地从覃毅忠手上飞了出去，在侧面的敌群中炸响，掀倒了三个敌人。趁着侧面一路敌人退缩回去的当间，覃毅忠转过身来，把准备着的第三颗手榴弹投向了正面一路敌人，紧接着就端起冲锋枪猛扫，立即射倒了四个敌人。这正面一路敌人也吓得都缩了回去，趴下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敌军官终于知晓：我方这个土坑里只有一个人；于是，命令他们的机枪盯死着覃毅忠隐蔽的位置打。覃毅忠一时间不好抬头了。接着，就有几个家伙，昂神昂气地喊叫着：“抓活的！”向土坑爬来。覃毅忠的冲锋枪连连射出子弹，都因角度太高，无法杀伤敌人。而敌人的喊叫声已经步步逼近。

是啊，远在其他方向的战友都也在激战中，小覃这时候孤身一人，心里边那两个小人儿，“歌手”和“歌伴”，实际上都是覃毅忠自己。然而，这两个小人儿合为一个心眼，在这一刻间使覃毅忠的直觉格外鲜明。他清楚看见，自己头上飘着一面锦旗。这是开战前夕，连队驻地临近村庄的十三位壮族大娘连夜亲手为子弟兵制作的，上面绣着“胜利前进”四个大字，一针一线，针针线线，绣进了壮族母亲的嘱咐和人民的重托。这个直觉，这直觉里的锦旗，使覃毅忠在嗖嗖弹雨面前变得更加沉实，

冷静，他镇定自如了。这时候，他异常明白：考验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可以用了。而且他立即确定了投弹的目标。

取出手榴弹握在手上了，拧开盖撕去防潮纸了，拉火环扣在指节里了。“投！”他猛力拉断火索，挺起身，甩了出去。“轰”地一声，手榴弹不偏不依正正在敌人机枪架下爆炸，把机枪炸了个两脚朝天，分尸两段。覃毅忠的冲锋枪的威力立即又抖震开来。只见他左边放一支，右边放一支，轮流着、不断变换着位置打，就这样地左右开弓，敌人不垮不罢休。首先是那几个喊着“抓活的！”爬过来的敌人，被一个一个地收拾了。接着，敌人上来一个，被打倒一个，再上来一个，再打倒一个……

覃毅忠独挡一面地坚守在东侧阵地上，到天快黑时，他总共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打死打伤敌兵十五个。当敌人施行第四次反扑时候，二班副、一班班长、二班长都先后从其他方向带了战士来支援，这东侧阵地就更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上了。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覃毅忠“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一位部队首长在一次英模会上听了覃毅忠的成绩汇报，连口称赞地对覃毅忠说：“你真不愧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啊！你一定也很会唱壮歌吧？”覃毅忠缓缓一笑，答说：“会一点，‘绒毛鸭崽初下河’。”

她，给我以使命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边防部队愈打愈出色，愈打愈英勇，愈打愈轻松，各个连队都涌现了各式各样的英雄。

梁英瑞，是这无数英雄中的一个。可是，他在参战第一天，还骂过自己“胆小鬼”。在几天之后的战地小结会上，他自己描述说：二月十七日作战开始，他所在的连——广西边防某部二十连，负责攻打那行地区的四号高地。还在隐蔽接敌过程中，他就眼睛睁得老大，双手把枪握得铁紧，心却“怦怦”地打鼓；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阵地，就紧张得冒了一头汗，衣胸衣背也给汗水泡得湿漉漉的了。待到炮火一响，他胸口里更象有只野兔子在乱蹦乱撞……。面对滚荡的浓烟，纷乱的火光，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平时把“勇敢，不怕死”说上一千遍，不等于就能把“恐惧”这个鬼东西扫掉；战前在立功计划里写下“攻如猛虎”的誓言，不等于就